

壹、前言

澳洲地廣人稀，人口成長緩慢，直到2003年，全國人口才突破2,000萬。不過根據澳洲統計局（Australia Bureau Statistic, ABS）最新的統計資料，在出生率提升與移民增加的趨勢下，2013年4月，人口已大幅增加近2,300萬，較半年前增加了近30萬人（ABS, 2013）。其中在高等教育入學方面：依據2013年3月26日最新改組的澳洲企業、創新、氣候變遷、科學、研究及高等教育部（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y, Innovatio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Research and Tertiary Education, DIICCSRTE）公布之2000年～2012上半年為止的高等教育入學總數（含大學、研究所及未授與學位課程）統計資料顯示：1950年的高等教育入學數才3萬人，1980年增至33萬人，2000年擴增約70萬人，2005年時增為95.7萬人，2008年時則增至106.6萬人，2011年再增至122.1萬人。雖仍較2010年增加2.4%，但增加幅度已有趨緩。其中澳洲本國生占72.8%，共有88.8萬人，較2010年成長3.6%；外國學生則為33.2萬人，較2010年成長僅0.8%，增加幅度出現趨緩。此份資料也顯示2011年大學生人數為86.1萬人，較2010年成長3.3%，而至2012年上半年為止，大學生人數暫為80.3萬人；2011年研究生人數則為32.2萬人，較2010年成長僅0.5%（DIICCSRTE, 2013a）。從上述數據分析中可知，澳洲高等教育過去數十年間入學人數的急速成長，但這也形成高等教育經費補助的困難，而近年來外國學生的成長趨緩，也使得一向重視高等教育國際行銷的聯邦政府轉而致力於品質與效能的提升，包括積極推動品質保證、機構整併、評鑑制度、績效指標等概念，同時尋求高等教育經費來源的多元化。

為了達到高等教育經費的開源節流，澳洲政府在近10年間相當重視科系的補助分配方式與學費政策的調整彈性。同時為了兼顧弱勢學生的受教權益與公平原則，澳洲政府也提出諸多新的獎助學金、貸款、減免等助學方案。從2003年5月起，當時的教育、科學與訓練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raining, DEST) 便公布了《我們的大學：支撐澳洲的未來》(*Our Universities: Backing Australia's Future*) 報告書，增加澳洲大學學費彈性、提出三種貸款方案、重視入學公平等改革方向。接著在2004年，公布《2004~2006年高等教育報告書》(*Higher Education Report for The 2004 to 2006 Triennium*) 中，也是包含了聯邦政府3年間的高等教育學費與貸款方向。2004年4月時，DEST再公布《2003年高等教育支助法》(*Higher Education Support Act 2003*)，內容主要包括高等教育機構與學生資助兩方面，在高等教育機構部分著重於經費補助的資格、分配模式、經費的縮減與取消情況、績效責任等；在學生資助部分則是規範學生補助與三種貸款方案的內容及償還方式。此法案主要透過增加高等教育機構的補助及學生的資助，如增加貸款方案與規模、提高貸款償還門檻等措施，藉以促進入學公平(李家宗，2006)。之後澳洲政府也陸續公布了歷年《高等教育經費補助報告》(*Financial Reports of Higher Education Providers*)，採用新的聯邦政府補助方案(Commonwealth Grant Scheme, CGS) 取代原本整筆補助架構，而2009年所公布的《澳洲高等教育制度轉型》(*Transforming Australia'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報告書中，則是進一步提出2012年起高等教育機構新的「學生中心補助制度」(*new student centred funding system*)，增加教學、學習、研究補助與績效表現補助，並提高弱勢學生補助。

因此，有鑒於澳洲政府近年對於高等教育學費政策與助學措施的重視及改革，本研究選擇以澳洲為研究對象，採用文獻分析法，蒐集國內、外期刊、論文、專案報告及澳洲高等教育相關法令與政策白皮書，針對其近10年高等教育財源結構、學費及助學政策三面向進行分析，藉以明瞭澳洲高等教育學費與助學政策的實施內容及改革趨勢。同時由於澳洲高等教育組成是以國立與州立大學為主，本研究結果將可做為我國公立大學學費政策及助學措施改革之參考。本研究主要目的有三：

一、透過財源結構與課程補助比較，釐清澳洲高等教育近年來經費來源組成變化與補助分配；